

犁天◎著

武道之极 武动乾坤 斗破苍穹

千万粉丝热烈追捧

最值得期待的
东方奇幻小说

◎ 苍穹药圣

独尊苍穹

起点中文网
创世中文网
纵横中文网
三网诸多白金大神
★联合鼎力推荐★



武道之极·武动乾坤·斗破苍穹

独尊苍穹

5 苍穹药圣



犁天◎著

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尊苍穹. 5 / 犁天著. -- 长春 : 吉林美术出版社,
2015.3

ISBN 978-7-5386-8194-9

I. ①独… II. ①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8286 号

独尊苍穹 第五部

作 者 犁 天 著

出 版 人 赵国强

责任编辑 陈 鸣

责任校对 朱 敏

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

开 本 640mm×960 mm 1/16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130021

电 话 图书经理部:0431-86037892

网 址 www.jlms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6-8194-9

定 价:28.00 元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造化天顶 | 1 |
| 第二章 | 道尊干涉 | 7 |
| 第三章 | 上古洞府 | 13 |
| 第四章 | 父亲消息 | 20 |
| 第五章 | 上届天才 | 27 |
| 第六章 | 尘封旧事 | 34 |
| 第七章 | 妖化战士 | 41 |
| 第八章 | 家族迁移 | 48 |
| 第九章 | 云罗凶案 | 56 |
| 第十章 | 黄雀在后 | 63 |
| 第十一章 | 五死三擒 | 71 |
| 第十二章 | 收服三凶 | 78 |
| 第十三章 | 杀上门去 | 85 |
| 第十四章 | 亲斩太虚 | 93 |
| 第十五章 | 巧斗道尊 | 100 |
| 第十六章 | 道尊服软 | 106 |
| 第十七章 | 苍穹讲课 | 111 |
| 第十八章 | 八大道尊 | 118 |
| 第十九章 | 豪奢赌局 | 125 |
| 第二十章 | 神秘大阵 | 132 |
| 第二十一章 | 天断山脉 | 139 |
| 第二十二章 | 大道威能 | 146 |
| 第二十三章 | 道尊怀疑 | 152 |

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救出父亲 | 160 |
| 第二十五章 | 引君入瓮 | 168 |
| 第二十六章 | 道尊道歉 | 175 |
| 第二十七章 | 安排后路 | 183 |
| 第二十八章 | 师徒同心 | 191 |
| 第二十九章 | 客卿长老 | 198 |
| 第三十章 | 技惊四座 | 205 |
| 第三十一章 | 水云圣地 | 212 |
| 第三十二章 | 力退情敌 | 219 |
| 第三十三章 | 冠军奖励 | 226 |
| 第三十四章 | 真剑之道 | 233 |
| 第三十五章 | 八强诞生 | 240 |
| 第三十六章 | 药圣大师 | 247 |
| 第三十七章 | 回春妙手 | 255 |
| 第三十八章 | 精彩胜出 | 262 |
| 第三十九章 | 宿命对决 | 269 |
| 第四十章 | 万象飞刀 | 277 |
| 第四十一章 | 最强冠军 | 285 |
| 第四十二章 | 丰厚奖励 | 293 |
| 第四十三章 | 水云神果 | 300 |
| 第四十四章 | 上古丹方 | 307 |



第一章 造化天顶

刑天老祖，到底是个枭雄，即便是低头妥协，也是不肯吃亏。他这话，摆明是要将天刑堂从这件事中摘除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要追究，也只能到五大分舵为止，天刑堂不能受牵连，也不能追究天刑堂任何人。

任苍穹虽然对天刑堂没好感，却也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。现阶段，他刚刚晋升殿堂级老祖，见好就收，才是硬道理。而且倘若自己以仁者之态放天刑堂一马，必然可以让其他殿堂更加信服。毕竟，天阁十殿堂同气连枝，归根结底还是彼此息息相关的。如果强势到连天刑堂都要赶尽杀绝，必然会触犯到某个底线，让其他殿堂老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，让他们对百草堂的强势产生戒备和提防，甚至是抵触和排挤。

任苍穹微微点头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刑天老祖，我们十殿堂，本来就是同气连枝，同出一源。本当相亲相爱，戮力同心。若非天刑堂咄咄逼人，要强压我百草堂一头，只怕今日之事也闹不到这般田地。我百草堂一向主张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。若是敌人自当赶尽杀绝，但天刑堂终究是兄弟殿堂，对天刑堂赶尽杀绝，便好似骨肉相残一般，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所以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百草堂可以答应你这个要求。至于其他殿堂有何说法，我也不会干涉。”

刑天老祖面色微微一动，心里对任苍穹又高看了一层。他知道任苍穹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但这一番话说出来，说得如此漂亮，如此不着痕迹，不仅宣传了百草堂的高风亮节，又衬托了天刑堂的龌龊不堪。这年轻人，竟然有如此城府，如此手段！

其他殿堂老祖都被任苍穹的风度折服了。他们觉得，百草堂完全可以乘机将天刑堂一千老祖打压下去，让天刑堂沦为二流殿堂，让百草堂取而代之成为第一殿堂！可是，任苍穹却没有这么做，而是讲起了天阁十殿堂的渊源，讲起了兄弟骨肉的情分！

是啊，天阁十殿堂，本就是同出天阁一源，有什么理由自相残杀到不死不休的地步？

魏风老祖望向任苍穹的目光，明显变得不同了。他原本以为，任苍穹这个年轻人，锋芒毕露，找到这个机会，一定会赶尽杀绝的。没想到，任苍穹居然能够掌握张弛之道，一收一放，运用自如。事到如今，天刑堂声名扫地，就算放过这几个老祖，他们又能成什么气候？

杀人不见血,这才是最高境界。

不追究天刑堂这几个老祖,不但可以赢得其他殿堂的好感,增加大家的认可度,还可以提高百草堂的声誉,为百草堂赢来“仁者无敌”的好名声。如此一来,百草堂取代天刑堂,成为天阁第一殿堂,理所当然。

刑天老祖低头,刑战老祖和刑空老祖,自然不可能再顽抗。

而元麒麟和项太虚,则知道大势已去,被一轮围攻下,乖乖地束手就擒。

由于天刑堂的失势,这些叛党,自然是归百草堂收押,这一点,其他殿堂都不可能有什么意见。毕竟这次五大分舵背叛的案件,百草堂出力最大,几乎是任苍穹以一己之力,破了这个谜案。

将所有囚犯收押,任苍穹下令道:“这五大分舵,背叛天阁,盗取天阁组织的灵药,与荒蛮部落暗中做交易,罪不可赦。我在此号召天阁十殿堂群策群力,派兵镇压这五大分舵,将所有未到案的叛党全部缉拿归案。”

此时此刻,任苍穹的个人威信,隐隐已然超过了刑天老祖。所以,当他下令之时,这些殿堂老祖都是轰然答应。搜捕叛党余孽,这既不费劲,又能借此修复和百草堂的关系,何乐而不为?

按照天阁规矩,背叛天阁组织,论罪当诛九族。不过,任苍穹在这个问题上,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,大部分殿堂老祖都觉得只诛首恶以及主要亲属和党徒就可以了,至于其他之人,贬为庶民籍,百世不得翻身。任苍穹广开言路,接受了大家的意见。十殿堂联手发布搜捕令,列出搜捕名单,不出十日,便将所有叛党全部缉拿归案。

任苍穹将所有的叛党收押,定于三日后,在天刑堂的断头台上问斩。任苍穹率领所有殿堂老祖,亲自监斩。

天刑堂那边,没有道理反对。他们现在形象大损,正需要一个恢复形象的机会。监斩这些叛党,虽然有自己打脸的嫌疑,但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。毕竟,这是天刑堂的职责所在,其他殿堂不可能越俎代庖。

……

斩空道圣地,森罗悬空殿中。

元宗师跪倒在地,泣血而言:“祈求师尊救我家族。”

五大分舵背叛天阁组织的消息,自然也传到了造化天顶。

尤天战一身血袍,威猛的身材如同一个盖世的杀星。不过,他对元宗师的请求,却不以为然。“宗师,天阁组织自有天阁组织的规矩。天罡分舵背叛天阁组织,证据确凿。我们天阁四道,都达成了默契,不会过问的。”

“当然,默契归默契,我倒不是不能干涉,只是我斩空大道,一向以铁石心肠证道,斩空斩空,便要将一切俗缘斩空。你的家族,正是你心中唯一的弱

点,唯一斩不空的弱点。所以,这一次任苍穹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,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?”

这斩空道第一道尊,斩空道第一强者,一言一行,自有他的深意。而元宗师,是他最为看好的传人之一,他对元宗师抱有极高的期望。所以,天罡分舵的事,尤天战压根就不打算过问,也特意将元宗师召唤到森罗悬空殿里禁足,显然是要元宗师不要插手这件事。同时也是对元宗师的一种保护。

按规定,元宗师是元氏一门的直系子弟,也是叛党,应该在搜捕名单中的。不过,十殿堂都很清楚,大道级传人拥有豁免权。所以,在制定名单的时候,大家根本就没考虑元宗师。征求任苍穹的意见,任苍穹也不置可否。虽然任苍穹知道斩草除根,永绝后患的道理。但是,他也知道,要诛杀元宗师,势必引起大道势力之间的纷争,任苍穹却不打算如此大动干戈。元宗师,虽然是后患,但任苍穹倒也不惧。

尤天战一席话,彻底断了元宗师的幻想。

元宗师一言不发,连磕几个头:“既然师尊见死不救,请允许弟子去与家族共赴患难!”

“糊涂!”尤天战目中精光大绽,射出一道厉芒,喝道,“宗师,你既是我斩空道传人,如此执迷不悟,还谈何大道?大道之路,舍我之外,再无外物。家族可灭,骨肉可杀,哪怕是我这个师尊,你他日有实力,也大可灭杀!但是,你要记住,你的性命,已经托付给了你的大道。我若是你,一定会忍辱负重,谋求他日为家族报这血海深仇,而不是如此幼稚去陪葬!”一番呵斥,如同暮鼓晨钟一般,敲响在元宗师的心坎上。

元宗师浑身一震,仿佛被电击一般,又好似内心深处一扇大门被轰然推开,隐隐之中,仿佛得到了醍醐灌顶一般的开窍!

斩空大道,斩空一切!

舍我之外,没有什么不可舍弃。说白了,斩空道就是舍我之外,目空一切。这是一种霸气,也是一种超然,更是一种果断决绝。不能斩空,大道难成!这便是斩空道的教旨!元宗师沉思良久,忽然站了起来,对尤天战行了一礼,语气淡漠道:“多谢师尊点拨,弟子下去冷静一下,参悟一下大道。”

“宗师,你若开窍,百年后,你便有资格竞逐这斩空大道的衣钵传承,便有资格君临这森罗悬空殿!记住,我斩空道的传人,多如牛毛,杀一个,杀两个,杀一百个,我尤天战都不会心疼。像厉道宗、宗无嗔,学艺不精,被任苍穹斩杀,那是他们死有余辜。同样,如果你将来学艺不精,被任苍穹斩杀,那也是你学艺不精,为师同样不会过问。斩空道以杀证道,不是杀人,就是被杀,这是你们的宿命。而你,则是我斩空道千年来,根骨极好的少数几人之

一。我希望你能勘破大道，得我衣钵传承！”

……

贺氏阴阳道圣地，枯荣神山之中。

贺氏阴阳道的总管贺孟，在第一时间将五大分舵叛党即日问斩的消息，传到了阴阳殿中。阴阳神殿中，贺氏家族三大老祖，赫然在列。

天阁四道，贺氏阴阳道为什么能够一枝独秀，胜过其他三道，就是因为贺氏阴阳道，拥有三名老祖！而且，贺氏阴阳道的第一老祖贺松吟，是天阁组织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，是远胜其他大道强者的第一强者。

上次出现在大王屋山，收取贺宇冲血脉的贺松龄，则是阴阳道的第二老祖。而第三老祖，则最为年轻，名为贺松风。

“松龄，两年前，你曾去过那大王屋山。对任苍穹此子，观感如何？”发问的，是那第一老祖——贺松吟。这贺松吟，身材矮小，面如童子，便连那声音，也如稚子之声一般。也正因此，这贺松吟在东皇洲又有一个名号，为阴阳童子。

贺松龄被阴阳童子这么一问，却是不敢怠慢：“大道尊，当日我赶到之时，贺宇冲已经被他所败。此子以一个分舵弟子的身份，打败我阴阳道传人，确实是天赋超群。只是，我却没有想到，他的成长，竟然如此之快……”

贺松龄轻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当时我以气势压迫，本来是想试探一下此子的心志，哪想到他不为所动，心志十分坚定。而后，面对斩空道和真剑道争抢，此子亦能泰然处之，最后选择了真剑道。”

“呵，那时候，你可曾想过，当日的那个年轻人竟然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，冲破神通境？”阴阳童子贺松吟淡淡问道。

“不曾想过。”贺松龄轻叹一声，“即便我阴阳道的传人，要练到神通境，哪怕是天赋最好的天才，最快最快，也需要三五年，而且还要依靠我阴阳道的秘法。这任苍穹，绝对是天阁的一个异数。”

“可惜啊，我贺氏阴阳道，只传贺氏血脉。否则，这等天才，招揽到我阴阳道名下多好。”那第三道尊贺松风插了一句。

贺松吟却淡淡一笑：“无妨，大道之路，走得快固然是好，但笑得最早的，往往不是笑到最后的。我贺氏阴阳道的血脉，在天阁组织，永远是最优等的，这毋庸置疑。而我贺氏阴阳道培养传人的方式，即便是其他三道，也未必尽知。真正的考验，还在后面……”

“那任苍穹此子……”贺松龄征求意见。

“我只有四字意见——放任自流。”贺松吟淡淡笑道，“真剑道的李逸风，不善言辞，他传道只身教不言传，所以，他的弟子多半是靠悟性。这任苍穹天赋超群，但心志方面，能否与他的天赋匹配，才是他未来发展到什么境界的关键。一

个年轻武者,如果只有天赋,没有对应的心智,必然早夭。既然他喜欢出风头,便让他在外面多出一些风头。多给他一些机会,让他扬名东皇洲吧……”

贺松龄沉吟片刻,面露顿悟之色,叹道:“大道尊高明,到时候他名声在外,树大招风,为名缰利锁,修炼必然大受影响!”

“不然,他若不能冲破名利牵累,那便证明他的心智不足以成就大道;若是能够冲破名缰利锁,倒值得我天阁重点培养。二位贤弟,我贺氏阴阳道在天阁四道中的地位,不是靠不择手段打压对手得来的。恰恰相反,正是靠着其他三道一直以来形成的压力,促进了我们贺氏阴阳道的不断进取。天阁四道,一时半会都有长短之分,但从长久来看,我贺氏阴阳道却是毫无争议的第一道。为何?因为我贺氏阴阳道宁缺毋滥,血脉精纯,底蕴深厚,锐意进取!记住,如果指望削弱对手来维持阴阳道的地位,那么阴阳道便离死不远,天阁组织也离死不远了!”

“是,大道尊!”

“罢了,这些都是后话。当前,那项太虚忠于我贺氏阴阳道,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松龄,还是你走一趟吧,那断头台前,总要救下项太虚一脉。根据情报,这项太虚与五大分舵背叛之案牵扯不大,只是为元麒麟等人提供了一些便利,罪不至死。”

“好,我便走一趟。”贺松龄躬身领命。

“还有,那元麒麟一脉,也顺便救了。”贺松龄淡淡说道。

“这……元麒麟一脉,与我贺氏阴阳道毫无关联,为何救他们?”贺松龄却是有些不解了。

“呵呵,如果我没猜错,那尤天战一定是希望元麒麟一脉早早死去,他绝对是会袖手旁观,想借此来斩空元宗师的俗缘。你去将元麒麟救下来,考验考验元宗师此子也好。”

贺松龄心神一凛,便理解了。阴阳道毕竟是天阁第一道,虽然大道尊强调不能指望去削弱对手来提升自己的地位,但是,对于对手的传人,总是要试探考验一下,时不时地设一些坎,知己知彼,才能百战不殆。

“松风,六大宗门的谈判之事,进展如何?”

贺松风轻叹道:“难,非常难!那些家伙,都是自私自利。尤其是追日剑盟和七星道场,几乎是咬定不松口。他们只肯拿出三座城池。”

“三座?”贺松吟双眼闪过一丝神威,“这些混蛋,莫非以为这场大劫是儿戏?”

“其他几家势力,最多也只肯拿出六七座城池。这……和咱们预期的,差距很大啊。”

贺松吟一拍桌子：“给我继续谈！等有机会，我便亲自出马，一一拜访。这些混蛋想让我天阁组织做冤大头，休想！”

“大道尊，这件事，应该让流云道和真剑道参与进来啊。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！”

贺松吟摇摇头：“不，流云道和真剑道，都是一群死脑筋，让他们知道，必然会破坏我们的大计。这件事，只适合我们阴阳道和斩空道联手。”

“纸包不住火啊。”贺松风无奈叹道。

“无妨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等到了那时候，大势一成，他们除了顺从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贺松吟倒是不以为然，摆了摆手：“这件事继续谈，让九天战多去谈。松龄贤弟，那天断山脉，据说前段时间出了一些意外，可查到是什么人干的了？”

“大道尊，天断山脉，死了几个人。那几个人，都是天安分舵的精锐。如今线索完全断绝，无从查起。”贺松龄提到这件事，也有些无奈。

贺松吟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此事还得继续查，关系到我天阁组织的生死存亡，不可懈怠。这两件大事，是我天阁能否应付大劫的关键。”

“是。”

三大道尊商议了片刻，那贺松龄便起身告辞了。

.....

天刑堂，断头台上，十殿堂的所有老祖，全部到齐。任苍穹坐于主位，神情淡然。

五大分舵的所有叛党，全部被压上了断头台。包括之前就被任苍穹缉拿归案的应无涯，也赫然在列。清点人数，五大分舵总共一百三十人，而项太虚一族，共四十三人，加起来总共一百七十三人。

清点完毕，负责行刑的天刑堂刑云老祖上前禀告：“苍穹老祖、诸位同道，人头清点完毕，人数无误，请苍穹老祖下令。”

任苍穹点了点头，捻起令牌，直接掷下去：“斩！”

刑云老祖高声道：“斩！”

就在这一声“斩”字说出时，虚空忽然涌起一道强大的气流，如同九天奔雷忽然落下，气势一冲，直接落在了断头台上。贺松龄那张没有表情的脸，再次出现在了任苍穹面前。

阴阳道老祖？

现场立刻出现了一片骚动，所有的老祖眼中都流露出一丝惊骇之色！贺松龄是阴阳道老祖，怎么会到这断头台来？

莫非，阴阳道终于是要干涉进来了？

第二章 道尊干涉

任苍穹目光微微眯起，凝视着这从天而降的阴阳道老祖。

这是他第二次与这阴阳道老祖见面了。时隔两年，贺松龄的样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，包括他那招牌一样的双手，一只白白嫩嫩，一只干枯老朽。

只是，如今任苍穹却是知道了，这是修炼阴阳道的功法所致。

倒是那项太虚，本来是闭着眼睛等死的，感受到贺松龄的气势时，连忙睁开眼来，差点就大呼救命了。

“任苍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贺松龄的目光淡淡落在任苍穹的面上。

“呵呵，是啊。”任苍穹在大道级强者的逼视下，隐隐也觉得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。

贺松龄点了点头，也不多说废话，直接指着项太虚一族：“任苍穹，你在百草堂的所作所为，老夫不做点评。不过，项太虚一族，与五大分舵无关。即便有些过错，也罪不至死。”

说完，袖子一挥，仿佛射出无数利刃，将项太虚一族所有人身上的绳索全部切断，并且将他们身上的所有禁制，也全部破开。

这一手，让全场都是骇然失色。这是什么神通？袖子一挥，竟有偌大的神通？大道级强者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果然与神通境不可同日而语。

项太虚等人如获大赦：“多谢道尊，多谢道尊！”

贺松龄淡淡一笑，望着任苍穹：“老夫特赦项太虚一族，你有意见吗？”

任苍穹知道，这贺松龄是故意找茬。不惜以大道级强者的身份，插手到殿堂之间的纷争之中。当下微微一笑，不卑不亢道：“造化天顶，本就是天阁之主。既然是造化天顶的意思，倒是这帮奴才命不该绝。不过，我却听闻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这项太虚与叛党勾结，即便罪不至死，至少也当受到一定惩罚吧。道尊作为造化天顶的大道强者，此事又如何说？”

“嗯，项太虚被人蒙蔽，一时失察，毕竟是有过错的。就罚俸三年，以示警告。”贺松龄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

杀头的罪名，到最后，却是落得罚俸三年！项太虚听得心花怒放，他原本以为，这次就算不死，也得丢掉东荒大都的位置，没想到，只是罚俸三年！

这年头，地方诸侯，有哪一个是靠俸禄过日子的？罚俸三年，简直是连挠

痒痒都算不上。以他一个东荒大都城主的身份,各种渠道的进项,各种灰色的收入,林林总总,多如牛毛。相比之下,区区三年俸禄与其他收入一比,简直是九牛一毛。所以,罚俸三年,听起来更像个笑话,而不是惩罚。

项太虚非常灵活,知道这是贺松龄道尊故意之举,意在削任苍穹的面子。当下故意上前唱了一个肥喏:“属下项太虚,多谢道尊主持公道,明辨是非。还了属下一个清白。”

“罢了,项太虚,你好自为之。此事你虽然受人蒙蔽,但自身也需反思。罚俸三年,不得龃龉。”

“是是,别说三年,三十年,三百年,只要是道尊开口,属下也都认了。”项太虚这是故意给任苍穹上眼药。

任苍穹淡淡一笑:“项太虚,先别得意得太早。以你那骨子里的不安分,今日纵然侥幸活命,也难保下次就不犯事。这天阁朗朗乾坤之下,你最好从此安分守己,不然,不是次次都这么走运的。”

“哈哈,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只要苍穹老祖不公报私仇,我项太虚自问行得正,坐得直,身正不怕影子歪!”项太虚的嚣张跋扈,其实十殿堂许多老祖都是深有体会的。此刻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,一个个都是暗暗摇头。不过,大家都非常清楚,造化天顶的道尊和他们这些老祖,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造化天顶的道尊,那才是天阁组织真正的天!

“贺道尊,处决叛党的时辰已到。”任苍穹淡淡提醒了一句。

贺松龄哈哈大笑,目光射向那五大分舵的叛党。那些叛党的目光中,都流淌出一种求饶的眼神。不过,贺松龄这种大道级强者,怎么可能会心生怜悯?目光缓缓落在元麒麟一族面前,又道:“任苍穹,这元麒麟,是我天阁组织的元老,当年也曾为我天阁组织立下汗马功劳。这一次犯了死罪。老夫提议,将功赎罪,特赦这元氏一族的死罪,免去他天罡分舵舵主一职,如何?”

又是特赦?

任苍穹目光一寒,据理力争:“道尊,这元麒麟是叛党之首,此人若是不除,天理难容。道尊的提议,在下恕难从命,相信十殿堂所有老祖,亦难信服。”

“哼。”贺松龄不咸不淡地嘴角抽了一下,“我提议,只是给你们十殿堂一个下台阶的机会。如果你们不从,我自可动用造化天顶的特权,特赦元麒麟一族。”

“你——”任苍穹眼中射出一道愤怒的光芒,“道尊这是铁了心要包庇叛党?要破坏天阁的铁律?”

“非常时期,行非常事。这元麒麟一族,关系重大,对我天阁组织也尚有

用处。此乃造化天顶秘辛，等你们有实力到达这个层次，再来反对也不迟。”

霸气！

大道级强者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就将话语权完全掌握。

这些老祖，大多都是神通境中后期，与那大道境差之万里。是啊，实力没达到大道级的层次，有什么资格反对造化天顶的意志？别说十殿堂的普通老祖，就算是殿堂级老祖，在天阁四道面前，亦不敢放肆，必须服服帖帖！

贺松龄显然猜想得到这些殿堂老祖的反应，只是，他这番话，是针对任苍穹所说的，他一心想要激怒任苍穹，试探一下这个年轻人的城府，看看这个年轻人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可是，让他失望的是，任苍穹自始至终不曾反对一声。

“贺道尊，项太虚一族，你说他们罪不至死；元麒麟一族，你又说他们另有用处；那么不知道剩下这些叛党，道尊还有无其他说辞？若是没有，就请道尊不要耽搁时辰了。”任苍穹语气淡漠，其实内心不以为然。他所追求只是扳倒这些人的过程，既然都已经送上断头台了，这些人死或者不死，区别又有多大？

贺松龄倒没想到，这任苍穹居然如此镇定。不过，任苍穹这番话，隐隐还是夹枪带棒，有些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，心念一动，贺松龄眼中奇光一闪，蓦然想起一件事。淡淡点头：“你倒是猜对了，既然时辰已经耽误了。这些人便全留下吧，我阴阳道另有他用。”

说完，贺松龄身影一扑，手中忽然抓起一只奇怪的布袋，往虚空一扔，这布袋凌空张开一道巨大的口子，射出一道狂风，直接将这断头台一百多号人全部装了进去。

“哈哈，任苍穹，多谢你提醒老夫了。”贺松龄伸手一抓，那布袋抓在手上，目光威严，扫过全场，淡淡说道，“这些囚犯，我阴阳道征用了，谁有意见，大可上阴阳道圣地枯荣深山来讨说法！”说完，化为一道流光，消失在断头台上。

任苍穹目光森然，望着那消失的流光，头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强权的威势。自己终究是修为不够啊。

“苍穹老祖，这……”

任苍穹一摆手：“罢了，造化天顶，乃是天阁核心。既然有造化天顶的道尊发话，我等就不必多言了。天阁十殿堂的职责已尽，问心无愧，上对得住天地，下对得住苍生，尚有何求？”

其他殿堂老祖都是漠然，要说那贺松龄强势带走所有囚徒，他们心里没有一点芥蒂那是假的。你阴阳道再强势，也不应该不问情由，一点面子都不

给下面的殿堂吧？不过，他们看到任苍穹如此年轻，居然有如此城府和涵养，微微有些汗颜，都觉得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倒真要向这个年轻老祖好好学学。

……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

百草堂内，秦川老祖一肚子的怨气：“这阴阳道，实在是荒唐！要救那些叛党，也就罢了。却偏偏故意把话分成三次来说，这是故意削我们的面子吗？是故意打压殿堂吗？”

魏风老祖叹道：“老三，天阁组织之所以叫做天阁，那是因为造化天顶，不是因为十殿堂。所以，造化天顶的决定，让他们造化天顶去操心。就跟苍穹老祖说的，我们十殿堂尽了职责，问心无愧，又何必动那无妄之气？”

“这能叫无妄之气吗？这简直是王八之气！”秦川老祖越想越生气，虽然知道造化天顶的意志在天阁是最高的意志，是不能反驳的意志。但是，亲身经历那种被压迫却不能反抗的情形，着实让他心中愤怒不已。

魏风老祖呵呵一笑：“老三，这次虽然没有将那批叛党赶尽杀绝，但是这个案件至少是破开了，五大分舵也垮台了。”

“一下子空出这么多分舵的位置来，天阁组织，又要迎来一次争位的暗流了。尤其是天罡分舵舵主的位置，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都垂涎的吧。”

“可恨那项太虚一族，勾结叛党，居然毫发无伤。去他的罚俸三年，真不要脸！”秦川老祖还是那火爆脾气，“尤其是那项太虚，当时他那副嘴脸，简直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靠着道尊苟且偷生，得了一条狗命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”

任苍穹淡淡一笑：“放心吧，他马上就要哭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儿子体内的毒，马上就要发作了。”

任苍穹当日炼制“十二天香膏”，有七天的发作期，七天时间一过，随时都有可能发作，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如今推算起来，已经过了发作期。也许，项太虚一回到东荒大都，便会发现爱子身上的剧毒已经发作。这“十二天香膏”的毒，便连那万药尊也明言，就算他本人，也只能在七天发作期内救治。一旦过了七天发作期，必死无疑。

任苍穹将当日的情形略略说了一遍，秦川老祖听了大笑起来：“好好好，这就叫报应，报应啊！”一想到项太虚要倒霉，秦川老祖就说不出的痛快。有道尊庇佑又怎么样？就算道尊亲自出马，也救不了一个将死之人！

“二位，百草堂如今风头正盛，正是巩固地位的好时机。趁此机会，百草

堂应该趁势做大,一举敲定十殿堂之首的位置。所以,我决定,开门收徒!凡灵药天赋上佳者,年纪在二十以下,皆可报名。当然,这审核把关,却要二位多费些心思了。”

听说任苍穹要开门收徒,二位老祖真是喜出望外。殿堂级老祖,药圣级强者,开坛收徒,这号召力有多大,可想而知。只要这消息一发布,相信天阁治下的几百万里疆域,所有灵药天才都会闻风而动。当然,这身份考核,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毕竟,这传承弟子,总不能是来自敌人阵营的。

“凡我百草堂嫡系旁系,不论是天阁总部,还是外来分舵,都有优先入选的资格。”任苍穹补充了一句。

“是是,是我百草堂出身的,忠诚度方面没有问题。”

任苍穹点点头:“我虽通过药圣考核,却也有些侥幸。日后二位若是有灵药方面的疑难,我们也可以彼此切磋。我的下一步目标,是挑选几个年轻有为的长老,突击培训一下,为百草堂培养几个预备老祖。”

“哈哈,好,好!太好了!”秦川老祖仿佛已经看到了百草堂的光明前途。

魏风老祖却是想得远一些,他知道任苍穹此举,其实是在留后路。显然,以苍穹老祖的天才,断然不会在殿堂里呆太久的,必然会进入造化天顶深造的。苍穹老祖,这是在为百草堂留后路,而不是将百草堂当做一个踏板,跳过了就甩手不理。

任苍穹正说着,忽然收到一道传识灵符,打开一看,却是来自造化天顶,真剑道圣地剑王峰。他脸上露出些许微笑,说道:“二位,我要去一趟造化天顶。这些事你们准备一下。”

“是,苍穹老祖放心,我们会办得妥妥的。”

……

第二次上剑王峰,任苍穹相对就轻车熟路多了。无需通报,直接落到了剑王峰三十六节巅峰的山崖上。这一次,迎接他的依旧是上次那个木飞雁师兄。

“苍穹师弟,一别经年,听说你在下方的名头,已经惊动天顶了啊,真是可喜可贺,可喜可贺啊!”

任苍穹淡淡一笑:“木师兄也来调侃小弟?”

“哈哈,不是调侃,是发自肺腑的佩服。苍穹师弟初生牛犊不怕虎,智勇双全,十分难得。我们这些做师兄的,哪一个不曾在十殿堂锻炼过,要说像你这样,短短时间内,混到殿堂级老祖的身份,当真是绝无仅有啊!”

“呵呵,说起来倒有几分侥幸。”

说话间,已经来到了草庐之前。木飞雁不敢擅入,对任苍穹道:“师弟,请

进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任苍穹虽然只是第二次来，却好像之前已经来过无数次，隐隐竟有一种亲切感。

草庐内，李逸风背剑而立，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

“弟子任苍穹，拜见师尊。”

李逸风望着这个年轻的弟子，脸上露出一丝慈爱的微笑，捻须微笑道：“好，好一个少年郎。苍穹，收你为徒，大约是为师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了。不过我这次叫你来，却不是单单为了赞扬你几句。”

“徒儿正要请师尊耳提面命，敲打几句呢。”任苍穹态度十分谦恭。在李逸风面前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，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崇敬。

“哈哈，苍穹，当日你入百草堂，我便觉得你是个不凡的年轻人，重情重义。只是，我当初也不曾想到，在短短这段时间里，你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声势来。连阴阳道那贺松龄老儿，都坐不住了。”

“嘿嘿，师尊都知道啦？”

“岂止是知道，贺松龄老儿欺人太甚。若不是当时我在闭关，岂容他如此欺凌我的弟子？”李逸风平平和和，但这一句话之间，却是锋芒毕露，将一个护短师尊的形象完全暴露出来。“我出关之后，得知了详情，便召唤你来。怎么样？心气顺了没有？如果心气没顺，我便带你去阴阳道叫骂一阵。”

任苍穹微微一怔，随即洒脱地笑了笑：“师尊，弟子虽然年幼，却也知道，争这一时意气，于事无补。那些叛党，虽然没有被杀头，不过就算苟且偷生，却也生不如死！”

“好，倒是为师多想了。”李逸风笑了笑，又问道，“苍穹，还记得你第一次来，我曾对你说过，如果你获得十殿堂老祖的身份，便可以进入真剑道，成为真传弟子。如今，你不但成为老祖，还是殿堂级老祖。你说我该怎么安置你？不过，若是直接让你传承我衣钵，似乎又对其他真传弟子不公平。”

任苍穹笑了笑：“那便让弟子在外多历练几年，反正弟子年轻，暂时也不敢去想那衣钵传承之事。”说实话，任苍穹对这衣钵传承，反而是看得更淡。而且，经历了这许多的变故，他对天阁组织的认同感，也在不断变弱。只是，师尊李逸风是实诚君子，任苍穹对天阁组织的认同感削弱，并不影响他对李逸风的尊重和爱戴。

李逸风倒是微微有些发怔，他倒没想到，这年轻人在听到衣钵传承时，竟然能够如此淡定。难道说，真剑道的衣钵，在这年轻人眼里，也只是浮云？李逸风心头震撼之余，倒是觉得这年轻人，更加有意思了。